

飞羽跃云 (小小说)

□ 何止

天空的味道,是什么样的?

匙穆歪头看它,它也歪头看匙穆。两只装着森林的绿眼睛对视,同时好奇地眨一眨。小鸟身后洒下阳光,今天天气很好。一朵洁白的棉花糖足以混进云堆,只是叫人忍不住担心化在湛蓝之中,把夏日天空染上甜甜的味道。

鸟儿能品尝到天空吗?准备午睡的时候,这样的想法钻进了匙穆的脑海。

躺在书房中央的懒人沙发,纱制的窗帘过滤了阳光的刺眼,留下水波样的影子和暖洋洋的拥抱。匙穆稍稍偏头,晴空的碎片从隙缝落入眼中,不是海洋的深邃、冰山的凛然、湖泊的平静,是清透和明亮。她把看了一半的书合上,把自己的双眼也合上,希望在合上的思绪里遇到一场和天空有关的流浪。

再睁眼,她就看到了那只鸟。雪白胸脯圆鼓鼓,小脑袋翘起几根不听话的绿羽毛,她想伸手去摸一摸,伸出的翅膀却被玻璃阻挡——等等,翅膀?

有风吹过,匙穆举着翅膀在风中凌乱地想:天啊,我变成了一只鸟!

左跳跳,右跳跳,扑腾扑腾,再次把头凑到玻璃前,匙穆认真地端详着匙穆鸟。体态肥美,羽毛丰满,是活得滋润、会被很多人称赞“太可爱了”的长相。

她试着往窗沿靠靠,却被强劲的风糊了一脸。长得精致可爱的小肥鸟扛不住大风,也没办法飞得特别高。

明明变成了鸟儿,果然还是更希望能够飞起来啊——匙穆鸟这样想着,沮丧地耷拉起脑袋。

“怎么啦,可爱的小鸟?”窗台上的大盆栽问,它是一株很像莲花的多肉,说话时和老婆婆一样慢悠悠的。匙穆养了它很久,分出的小多肉摆在图书馆的许多角落。

匙穆鸟仰头说:“我想要飞到天上去,尝尝天空的味道。可是我现在飞不了太高。”

多肉婆婆说:“你当然飞不高了,瞧瞧你的小翅膀,你还小呢。”

“不!”匙穆鸟说,“我已经成长了足够的年龄,也看过很多书籍。”她昂起头说,“我已经长大了!”

她再看窗户时,玻璃上映出来一只身形倾长的鸟,翅膀能舒展得很长,胸腔有力地鼓动。一只接近成年的、美丽的鸟。匙穆鸟对多肉婆婆说:“我会冲破厚厚的云朵,飞到天空的内部!”

多肉婆婆说:“那你就去飞吧,小鸟。但是光长大可不够!”最后一句话消散在风中,匙穆鸟已经扑动了翅膀,纵身去往天空的方向。

二

可是,天空还是那么遥远。她试着往上飞呀飞,距离却仿佛一点都没变。当她越过大楼的顶端,来到真正无依无凭的空中,凛冽的风就露出了獠牙、拽住了她的腿脚。匙穆鸟只好下降,有些失落地明白想接近天空,凭借现在的她还很困难。

绞尽脑汁地想着办法时,她听见了由远及近的声音。呼啦啦——声音从身后传来,匙穆鸟往后看,看到了一只、两只、很多只鸟,水流般从她身边分开又合拢,羽翼拍打间流转着细细的风,每一只鸟儿都在乘风而行。

“你要去哪呀,小鸟?”一只漂亮的鸟儿和她并肩,“你好像迷路了?”

匙穆鸟说:“我想品尝天空的味道。可是我现在还做不到,天空那么远,云那么厚。”

漂亮的鸟儿笑得开心:“你当然做不到啦,小鸟。你还小呢!”

匙穆鸟反驳:“我已经长大了!”她拍打羽翼,力图证明自己的成熟。

“也许你已经长得很大,但你的翅膀还不够有力,也还没有学会和风一起飞翔。”漂亮的鸟儿温和地说,“等你飞了足够多的地方,再试着往太阳的方向飞吧,那里被很厚很厚的云包裹着。只要能穿过那里,你就能抵达天空的尽头。”

“好吧!”匙穆鸟说,“谢谢你!”

三

和漂亮的鸟儿告别,看着对方回到鸟群后,匙穆鸟踏上了自己的旅途。

她在城市里停留了一段时间,掠过街心的公园,与大榕树打过了招呼。又去图书馆看一看,拜访多肉婆婆的孩子们。她从许许多多的阳台经过,品尝其中一些投喂的坚果。转完了小城,匙穆鸟尝试着往太阳的方向飞去。

每到一个城市就会有新的人群,她在路灯、房檐、行道树上停留,时而被观鸟人逮住拍张照。

穿过高楼会有许多方向的风,她被强风吹得歪歪斜斜,但也明白了怎么借助风的力量。路过铁路,她和火车竞速却被远远甩在身后,气得在树枝上蹦了好几下。在树林里遇到松鼠和其它鸟儿,他们热情地教会她穿行于枝叶之间。小溪、山泉和瀑布唱着不同的歌,她学会了几首,更多是欣赏。日月星辰轮换,一路见着不同的风景,遇着不同的人,听着不同的声音,感受着不同的风。终于有一天,匙穆鸟到达了一片向日葵原野,金黄布满目之所及的山峦。

这是一个天气很好的日子,向日葵们轻轻摇晃,面向明丽的太阳和厚厚的洁白云层。匙穆鸟仰头看向云朵,旁边的向日葵们好奇地问她:“可爱的鸟儿,你从哪里来呀?”

“我从很远的地方飞到这里来。”她仰头说,“飞了很久很久。”

“那一定是非常愉快的旅程!”“也许也很累。”“小鸟儿,能不能拜托你给我们讲这一路上的故事呢?”向日葵们七嘴八舌,充满希冀地望着她。

于是匙穆鸟讲起风的舞蹈,水的歌谣,熙熙攘攘的城镇,枝繁叶茂的树林,讲起她逐渐有力的翅膀,讲起最开始的愿望——她要品尝到天空的味道。

向日葵们连声惊叹,最后歌唱般一齐道:“去吧!去吧!美丽的鸟儿!你一定可以做到!”

她们仰起脸,为匙穆鸟指向太阳,于是匙穆鸟也抬头,看向天空。然后,振翅,飞翔。

四

风托着她的翅膀,阳光点缀她的羽毛。她在空中无比渺小,但她已经拥有足够强大的勇气。

匙穆鸟直直往上,冲进了厚重云层,于是周围立刻变得黑暗、寒冷,只有一丝天光勉强标记着方向。

这朵云是那么的厚,那么的黑,似乎没有尽头。匙穆鸟努力飞着,她的翅膀没有一刻停止,云层在她身后合拢。

黑暗逐渐涌动,她看到夸父并肩,听到李白大笑,九凤与乌拉诺斯共舞,咿咿呀呀的戏曲声与爱听的音乐一道传来,知名的不知名的无数人物一同走在云中。每踏出一步,拥抱过的一切文字便泉水般涌出,成为延伸的道路,匙穆就奔跑在这云层之中,拍打的双翅不知觉化为奋力摆动的手臂,脚下踏出一条向上的长阶,前方辉煌大亮。匙穆在至今为止的人生中读到听到的全部都托举着她冲破云层,带着几丝白色云絮,冲进一个崭新的、名为天空的新世界。

那一瞬间,阳光耀眼,风也热烈,澄澈的蓝将她环绕,匙穆耳边的乐声渐渐变大,她伸出手——

摸索几下按掉枕边的闹钟,匙穆迷蒙睁眼,才发现夏日午后的毒辣阳光已经移到了脸上。

她爬起身,在书房正中转了两个圈,打开窗户,笑着对那盆多肉说:“多肉婆婆,天空是美好的味道。”甜蜜的、幸福的,旅途之后收获的一切美好的味道。



打枣

□ 马忠全

住在院子后面的幺奶奶家有一棵高大的枣树,每年都结很多枣,一到七八月份,孩子们就会想方设法去树边晃悠,眼馋她家的枣。

这棵枣树长在她家屋后方的菜园地里,靠近东边的院墙,但枝叶并未伸出院墙。想吃枣,要么到树底下草丛里找落在地上的,要么拿长竹棍子打下来。

这棵枣树真的又高又大,是整个院子里最好的一棵枣树。它结的枣称为“米枣”,颗粒饱满,熟透之后外皮呈白色,在绿叶中闪着诱人的光。枣的味道很甜,肉质脆嫩,嚼起来满口生津,咽下去简直可以甜到心里。

幺奶奶人特别善良,她家有七八口人,这棵枣树的枣足够她一家人吃。正式收获之前,被人打几颗下来,她并不计较。

孩子们摸透了幺奶奶的脾性,常常手持竹篙,潜入她家菜园,扫几杆,枣子落地。大家一哄而上,在草丛中仔细寻觅,确认“颗粒归仓”之后,揣入口袋,掩好菜园门,躲到一边慢慢享用去了。

尽管幺奶奶不在意,但大人们常说“人家的东西,莫想好些”,意思是要是我们克制,保持一个度,或者尽量不去打枣子的主意。因此每次采取行动时,心里多少还是有些不大坦然,有大人在时,不敢明目张胆地去弄,只得等大人们外出做工了,麻起胆子搞几颗吃。

枣子的诱惑力太大了,那时的孩子们也根本没什么可吃的,面对满树的枣,一个个怎么克制得了?

不出多久,竹篙够得着的几枝,上面的枣基本被打光了。

再想吃枣,就可能会超过那个“度”,孩子们一个个心知肚明。幺奶奶也说话了:“你俺吃几个枣儿不遮事(不要紧),莫搞板到(摔着)哒!”她已经意识到——再往后,孩子们有可能爬到树上去摘或打了。她这么说,虽是提醒的话,但也暗含适可而止的意思。不过在孩子们的心里,觉得爬树有把握,摔不着。

不出所料,既然她家的菜园门没上锁,孩子们爬树的能力也十分了得,上树的底线被突破了。

一个晴朗的上午,大人们都出工了,幺奶奶在生产队的畜牧场正在割猪草,几个孩子挤眉弄眼,拿起竹篙向枣树靠近,后面跟了一长溜小屁孩。

我的一个堂哥年龄最大,爬树技能好,双手抱住树干,三两下就爬到了第一个杈上。他让

不出所料,既然她家的菜园门没上锁,孩子们爬树的能力也十分了得,上树的底线被突破了。

一个晴朗的上午,大人们都出工了,幺奶奶在生产队的畜牧场正在割猪草,几个孩子挤眉弄眼,拿起竹篙向枣树靠近,后面跟了一长溜小屁孩。

我的一个堂哥年龄最大,爬树技能好,双手抱住树干,三两下就爬到了第一个杈上。他让